

古尔纳《多蒂》中主人公文化身份困境与重构

熊婷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多蒂》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多蒂这一人物为主线，讲述了她作为黑人后裔在英国面对困境努力抗争，重塑自我的故事。国内外针对这本小说的研究还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互文性和伦理身份上。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小说的主人公多蒂面临的文化身份困境进行研究，并分析她对于自己身份的重构。最终本文多蒂面临身份危机时不但追寻了自己黑人文化的根，也努力逐渐融入了英国白人的社会体系，这为流散者们树立的榜样。

关键词：古尔纳；《多蒂》；文化身份

The 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agonist in Gurnah's "Dottie"

Xiong T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Dottie" is the third full-length novel of Gurnah, the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he novel takes Dottie as the main character and tells the story of her struggle and self-reconstruction as a descendant of black people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in the UK.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is novel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ing on intertextuality and ethical identit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to study the cultural identity predicament faced by Dottie in the novel and to analy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her own identity. Ultimately, when Dottie faced an identity crisis, she not only sought the roots of her black culture but also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British white social system, setting an example for the diaspora.

Keywords： Gurnah; "Dottie"; cultural identity

引言

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1948-) 于20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但后来被迫离开祖国，以难民的身份来到英国。《多蒂》(Dottie, 1990) 是古尔纳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在英国出生的底层黑人女性多蒂 (Dottie) 在充满歧视的社会中，不断抗争，寻找自我，重塑自我的故事。多蒂形象在古尔纳作品中的特殊性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并对此展开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了小说的互文性，他们认为古尔纳将多蒂和她兄弟姐妹的生活与英国经典文学《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50) 等相结合，批评了英国文本的种族排他性。也有许多学者聚焦在多蒂的多重身份困境中，但主要讨论多蒂的伦理身份重构，黄晖认为“多蒂的成长过程已不是简单遵循黑白对立的思维逻辑，而是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伦理共同体进行了想象和追寻，为少数族裔的心灵归宿与精神栖息提供某种可能性”^[1]。但实际上，多蒂面临的不仅是伦理身份的危机，她作为一个黑人移民的后代，由于父母的缺位和当时英国社会的文化价值冲击，导致她同样在文化身份认同感上陷入困境。可是她也通过努力寻找真正的自己，接纳自己，重构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一、文化身份认同理论

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流散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英文 identity 源自晚期拉丁语 identitas 和古法语 identite。它由表示“同一”(same)的词根 idem 构成，这词根类似于梵语 idam (同一)。在此意义上，identity 可以指“从本质上确认或识别某人或物的一系

列特征的总和”，但是它也隐含着“一个人或事物是其自身而不是其他的状态或事实”^[2]。因此 identity 又和“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 identity 兼有“关联人或物的同一”和“区分人或物的差异”的两层意思。“这个词现在译为身份/认同，前项更多意味着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属于一种社会性表识；而后者则更多指涉内在(主体对于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或过程。”^[3]

作者简介：熊婷 (2000-)，女，汉族，江西赣州人，硕士在读，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聚焦于：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个人在社会中好比一颗棋子在棋盘中，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必然要与世界、他人建立认同关系，逐步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陶家俊将身份认同分为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同时，身份认同伴随主体论的流变，经历了三次裂变，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和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1]。现在后现代身份认同受到更多关注。

文化身份认同中的“文化”总括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艺术；二是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周围的人——家庭、朋友、社会、国家、世界——的生活方法，它包括了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三是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方面”^[2]。文化是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任何个人和群体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所以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文化的产物。文化中的语言、政治、宗教等都会塑造群体和个人的文化内涵，当个体处于其背后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时，很容易陷入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文化身份是身份认同，是一种不稳定的认同或者连结，是在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它不是实质而是种定位”^[3]。由于社会话语和实践是随历史语境而变化的，所以身份认同又是流动和变化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个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追寻自我和定位身份。

二、多蒂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一）父母缺位——非洲文化之根的缺失

“流散者携带在母国习得的经验、习俗、语言、观点等文化因子来到一个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进程迥然相异的国度，必然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4]。多蒂是黑人移民的后代，但是从小父母的缺位导致他对黑人的文化和历史丝毫不了解，与传统非洲文化的脱离使多蒂找不到自己的根在何处。

多蒂出生在英国，没有在“故乡”生活的经历也不了解家族和民族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多蒂的母亲比尔基苏(Bilkisu)为了逃婚，离家出走，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也再也没有回去卡迪夫过。

她也曾和孩子们讲过自己的父亲。“她闲谈父亲往事时，有意地不讲特别清楚，有时把这处的细节安到那处，某处重要的内容则装作记不起来了。不想孩子们为这些琐碎屑费心思。但是孩子们要了解自己是谁，离不开这些旧事，这点当时她怕是不明白，待明白过来已太迟了。孩子们也学会了不追问，本能地不去细究，懂得这些话题不是母亲能轻松畅快谈起的”^[5]。母亲刚开始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不想翻开记忆，讲述含糊其辞，刻意隐瞒家族的历史，也不想让孩子们操心这些事，让多蒂无从了解自己的家族和背景。当她临终前想倾诉时已经晚了，孩子们理解不了甚至不想听。母亲生病时饱受折磨，也同时折磨着多蒂，当时她甚至厌恶嫌弃妈妈希望妈妈死，根本无心听母亲稀里糊涂讲的话，所

以在母亲想说的时候她也并没有接收到什么信息。

母亲离家出走又早逝，留下的信息也无法让多蒂深入了解自己的家庭背景，父亲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生命中。父母的缺位让多蒂对自己非洲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在寻找归属感的过程中漂泊无依，像浮萍一样看不到自己的根，无法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

（二）黑色皮肤——白人社会的排挤

多蒂生于英国长于英国，和白人一样说着流利的英语，甚至没有出过英国，但是因为肤色，她却被英国主流社会的排除在外，努力想要却很难融入英国白人的主流文化圈。

多蒂搬家后的房东虽然时常带点东西给她，但从来都是心怀不轨。有一次在多蒂面前痛骂牙买加黑人。“这些黑鬼，他们打算怎么对付？黑鬼可不太平，你们都知道。他们会把白人女人骗走，把英国人的家洗劫空。都是些罪犯。英格兰要被他们毁了。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都给弄脏了”^[6]。而且租给他们的房子被弄得脏乱差。在房东眼里，黑人是强盗，是骗子，是肮脏的存在。多蒂默默的听着却十分痛苦，因为“牙买加黑鬼”这个词很容易扩大到她自己身上，说的好像他们黑人是原始人，是罪恶的，只会玷污和破坏所有的东西。多蒂的肤色让她被归为“异类”。“可以说，多蒂在英国的身份是通过她的皮肤颜色而构建的”^[7]。

小说中，多蒂的名字也经常拿出来讨论。多蒂的全名是多蒂·白都伦·法蒂玛·贝尔福(Dottie Badoura Fatma Balfour)。多蒂的白人男友凯恩(Ken)却时常调侃她的名字，说她的名字太古怪，就不能找到好点的短名字吗？此时多蒂坚定的维护自己的名字，可被问及的含义时，她又答不出来。凯恩把她揽过来安慰“总之外国人的名字就是比我们的有意思得多。叫凯恩·道斯多没趣！好处是我能知道这名字最远跑不出多塞特”^[8]。凯恩的话看似是在安慰，实际上却包含了自己作为英国白人的优越感，他的名字一听就是英国白人。即使是在男友眼里，多蒂也被当作是“外国人”，所以多蒂从来没有被白人主流文化接纳过。

父亲缺位和母亲的早逝让多蒂不仅生活拮据痛苦，更重要的是她不清楚自己的根在哪。身为非洲黑人的后裔却对传统非洲文化几乎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多蒂生长在英国，面临着英国白人文化的冲击，可是“英格兰的至高无上之位，她做梦也不曾想过反对，英格兰的礼法规矩，她也从来有一刻想过提出意见或是质疑”^[9]。所以多蒂努力想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可是因为她的肤色却一直被排除在外。毫无疑问她成为了两种文化的“夹心人”，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

三、多蒂的文化身份重构

（一）姓名溯源——探寻家族历史

面对身份认同的困境，多蒂选择在自己身上寻找意义，找寻自己非洲文化的根的同时，努力融入白人文化体系，在英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多蒂的肤色时常提醒她的非洲文化身份，她逃避不了，也努力接纳自己。她发现了母亲的旧照并在迈克尔(Michael)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名字的意义。照片中是年轻的母亲比尔基苏和

外祖母哈瓦(Hawa)。哈瓦是黎巴嫩(Lebanon)女孩,而父亲泰穆尔·可汗(Taimur Khan)是普什图人(Pushus),即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东南部和巴基斯坦(Pakistan)西北部的人。泰穆尔年轻时远游他乡,一战时在皇家海军战舰上做船员,因为英勇善战被舰长带回英国,赐予英国人身份。多蒂的母亲比尔基苏逃离家乡后改名为莎伦·贝尔福,贝尔福这个姓就是莎伦故意与父亲唱反调。

迈克尔帮多蒂专门查了白都伦的出处,这个名字来源于《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1840)。精灵将美丽的中国公主白都伦和王子卡马尔·扎曼(Qamar Zaman)放到一张床上比美,两人先后醒来都被对方的美貌所吸引,可早晨醒来时却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不知昨夜与自己共度的是谁,两人最后又努力寻找到了对方。多蒂听到这个含义时心里非常高兴,贾米尔(Jamil)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公主的名字,这蕴含着美好的希冀。法蒂玛是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的女儿,阿里(Ali)的妻子,哈桑(Hassan)和侯赛因(Hussein)的母亲,是个非常不凡的名字。母亲莎伦说“法蒂玛是个邪恶的女王,住在山上。长得非常美丽,像多蒂一样”^[9]。虽然这两种说法不一样,但多蒂都喜欢,也更了解了名字背后的文化和涵义。

多蒂也曾经因为感到羞耻而对莎伦讲的关于父亲和故乡的事视而不见,甚至故意全部抹去不记。可是后来多蒂尝试去回忆母亲的说辞,探寻名字的意义和家族的历史,甚至想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去寻找照片中的人。多蒂找寻的过程也是重构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在这期间,多蒂慢慢寻找到自己非洲文化的根,实现血脉的归属和心灵的寄托。

(二) 买房升职——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价值

即使多蒂是非洲黑人的后代,但她从小接触的是白人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没想过离开英国去别的地方。所以她还是立足当下英国社会的文化现实,努力融入白人的文化体系。为了在英国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多蒂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买房,在英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二是通过阅读学习获得办公室打字员的工作。多蒂逐渐融入英国白人的主流文化圈,在这个视他们为“他者”的世界里也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多蒂刚开始想买房是因为想给侄子小哈得孙一个好的成长环境,避免他和周围的人同流合污走上不归路。“我们简直就是住在地狱,这是惩罚我们啊”^[6]。楼上是衣衫不整的爱尔兰妓女,楼下是独居邋遢做老苦力的印度男人。小哈得孙在这种地方,根本没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即使很难,需要很多钱,多蒂也开始计划换房子了。但仅仅依靠姐妹两人的财力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她们求助了小哈得孙父亲吉米的养兄弟帕特森(Patterson)。在他的帮助下多蒂贷款买下了布里克斯顿(Brixton)的房子。这让多蒂在英国的土地上有了立足之地,解决了她对于生存空间的焦虑问题。

除了买房,多蒂还通过学习远离了大部分是黑人的工厂,走出了局限自己的圈子。霍利夫人(Mrs. Holly)从图书馆借来的《大卫·科波菲尔》激发了多蒂的阅读兴趣,也让多蒂走进图书馆。阅读让多蒂得到了心灵的慰藉,也让她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图书馆的管理员向多蒂推荐了她能读的文秘课程,所以她在工厂附近的莫利学院(Morley College)报了夜校的秘书课程。课程比多蒂想象的简单,老师也很欣赏她。在夜校的多蒂得到了许多鼓励。也和犹太白人埃斯特拉·霍加尔(Estella Hoggar)建立友谊。埃斯特拉的背景

经历影响到多蒂,让她敢于反抗。“与此同时,在多蒂女性意识觉醒的表层故事下,暗含着黑人与白人达成合作的联动机制”^[1]。课程结束后,多蒂应聘成为了办公室的打字员,积累经验后也可能升职。她远离了工厂,在办公室里工作也得到了白人雇主的赞赏尊重。多蒂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一点点挤进了白人文化圈,逐渐被英国主流社会接纳。

多蒂从一个17岁就靠自己撑起一个家,没有亲人,没有依靠的底层黑人女性,成长为一个有房子,有思想,有不错工作的独立女性。她靠着自己的努力逐步融入了英国白人社会的圈子,完成了文化身份的重构。

四、结语

“流散作家由于流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的特征,双重或多重文化往往使得他们产生双重或多重的文化意识,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隐形的母国文化、母国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的身份上的不确定性”^[10]。古尔纳作为流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总是喜欢在小说中探讨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多蒂》中的同名女主人公作为生长在英国的黑人后裔同样也面临着文化身份的困境。但是她并没有在困境中堕落或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立足英国社会的现状,试图从文化困境中突围。最终,多蒂通过追溯自己的姓名含义,结合母亲的讲述,在迈克尔的帮助下探寻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寻找了自己非洲文化的根。同时她也在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之下逐渐融入了白人主流文化之中,在英国站稳脚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在面对汇聚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英国社会的身份政治所带来的歧视与不平等时,多蒂用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与不懈的努力打破了族群空间为黑人女性设立的规范与限制,为移民及其后代在英国的生存与融入树立了榜样”^[1]。多蒂破除文化身份困境,重塑自己成长为一名独立的女性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黑人女性实现自立的成功范本。

参考文献

- [1] 黄晖. 古尔纳《多蒂》中的伦理身份重构与共同体想象[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02): 46-54. DOI: 10.19915/j.cnki.fl.2022.0026.
- [2] M.H.L.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Thomson Learning, 1999.
- [3] 张平功, 《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94-95
- [4] 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J], 外国文学, 2004, (02): 37-44. DOI: 10.16430/j.cnki.fl.2004.02.011.
- [5] 陈华文, 《文化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5.
- [6]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Routledge. 2015, 392-403.
- [7] 朱振武, 袁俊卿. 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07): 135-158+207.
- [8] Gurnah, Dottie Trans by 魏立红,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 8.
- [9] 朱振武, 苏文雅. 文本的改写与主体的重构——诺奖作家古尔纳小说《多蒂》创作论[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2, 33(04): 52-63+158.
- [10] 张冲. 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02): 87-91+173.